

甘肃省汉语方言的特点与展望

罗敏球 刘苗苗

摘要: 在梳理前人研究基础上讨论了甘肃省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的特点。然后通过发放问卷, 调查了在不同交际情景下普通话与甘肃省汉语方言的使用情况。发现, 在学校、职场的正式场合下, 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较高。在学校、职场的非正式场合中, 根据对话方是否为同乡而有区别。在日常生活环境中, 与陌生人的非正式场合下的交际中, 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较高。在家庭环境中, 使用方言的比例较高。其次, 本文分析了影响甘肃方言未来使用情况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从经济与语言政策等外部因素来看, 甘肃方言受普通话影响较大, 在近几年内不会成为优势方言。从方言特点及母语者使用态度等内部因素来看, 甘肃方言文言不对应情况与口语色彩鲜明的特点使方言的使用受到限制, 但方言母语者对其所持的肯定态度却在方言保存及使用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本文预测甘肃方言未来虽会在某些正式或特定的场合下使用受到限制, 但会一如既往地传承下去。在传承过程中, 多少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最终进入“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动态和谐”的阶段。

关键词: 甘肃省; 方言; 语言特点; 方言现状; 方言发展

作者: 罗敏球,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部教授, 研究兴趣为汉语社会语言学与修辞学, 邮箱: mingu@hufs.ac.kr; 刘苗苗,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语中文系博士在读, 研究兴趣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邮箱: 466326189@qq.com。

Titl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Gansu Province

Abstract: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nsu Chinese dialect in phonetics, vocabulary and syntax. Then, with questionnaires, we investigated the use of Mandarin and Gansu dialect under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Mandarin is relatively high in formal occasions in schools and workplaces. In informal occasions in schools and workplac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interlocutor is a fellow countryman or not. In the daily life environment, in the informal communication with strangers, the use of Mandarin is relatively high.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the use of dialect is relatively high.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future use of Gansu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and linguistic policies, Gansu dialect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Mandarin and will not become a dominant dialect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facto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nsu dialect will restrict the use of Gansu dialect. However, the positive attitude of native speakers of Gansu diale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serving the dialects. Finally, this paper predicts that Gansu dialect will be survive though becoming restricted in some formal or specific occasion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Gansu dialect is influenced by Mandarin and finally entered the stage of 'dynamic harmony between Mandarin and Chinese dialect'.

Keywords: Gansu province; Chinese dialect; language features; dialect present situation; Chinese dialect developing trend

Authors: Na Mingu, Professor, Divi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s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and rhetoric. E-mail: mingu@hufs.ac.kr. Liu Miaomiao,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er research direction is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mail: 466326189@qq.com.

一、引言

甘肃省位于中国中北部，地处华北黄土高原，华中陇南山地，西北河西荒漠绿洲与青藏的甘南高原四大自然地区的交错毗

邻区。¹东邻陕西,南邻巴蜀、青海,西邻新疆,北邻内蒙古、宁夏,东西长达1,600多公里,全省面积45.37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领土4.72%。²“甘肃”之名取甘州(今张掖)与肃州(今酒泉)的首字而成。

中国方言学界普遍认为汉语有七大方言区,其中之一的北方方言又有四个次方言区,分别是华北——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甘肃方言则属于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区——西北方言区。³学界也有少数学者主张将汉语分为十大方言区,即所谓的“十区说”。⁴但无论是“七大方言区”还是“十区说”,甘肃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北方言区是学界普遍认同的。甘肃方言内部又可分为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主要包括秦陇片和陇中片,兰银官话主要包括金城片和河西片。⁵

关于甘肃方言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甘肃汉语方言对普通话及外语掌握的影响。例如:赵浚探讨了甘肃汉语方言里[əŋ]、[əŋ]不分的问题。张淑敏,张兆勤指出,前后鼻音尾韵母的问题是甘肃汉语方言区的人学好普通话的最大难点。⁶杨德祥认为甘肃地区英语学习者受方言影响,英语语音掌握较差,提出加强汉英语音对比,鼓励朗读,加强背诵等解决策略。⁷张淑敏,林雪红,张兆勤分析了影响甘肃人学说普通话的方言因素有前后鼻音尾韵母的问题、复元音韵母的舌位动程问题、声调问题、鼻音声母和

-
- 1 冯绳武:〈论甘肃历史地理的特色〉,《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110-116页。
 - 2 曹培培:《中国旅游地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2页。
 - 3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集团(远东),1987年,第2页。该地图集中的A2,即中国汉语方言图展示了汉语方言十区的划分。
 - 5 维鹏:〈甘肃方言第三人称代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7-49页。
 - 6 张淑敏,张兆勤:〈甘肃“地方普通话”特点剖析〉,《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4-58页。
 - 7 杨德祥:〈甘肃方言的基本语音特点及其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10-112页。

边音声母的问题等。⁸这类研究主要探讨甘肃汉语方言的语音对普通话的学习及英语学习产生的负迁移及相应解决策略。

第二,从语言本体的角度研究甘肃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特点,例如:雒鹏对甘肃汉语方言中所出现的24个声母及声母的条件变体,32个韵母,调类调值作了细致描写。⁹一虚发现甘肃汉语方言内部屈折包括利用声调的变化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雒鹏年讨论了甘肃汉语方言中的起始体,预备进行体等五类时体。张成材比较了“人称代词”“数+量+名”结构、介词“拿”的音读与用法。¹⁰雒鹏认为甘肃汉语方言第三人称代词有“他”和非“他”型两类。由于语用的不同而叠置存在。张成材列举了甘肃省境内35处方言中“太阳,冰雹”等11条常用词的具体词语及发音。金永基对汉语方言的音韵体系与普通话作了比较,其中在论及甘肃方言时,指出了尾音/n/的失落现象。¹¹这类研究有专门就甘肃汉语方言语音进行细致描写的,部分研究也涉及到与普通话的对比。

第三,甘肃汉语方言总论及研究现状,总结甘肃汉语方言研究现状及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例如:曹志坚认为现阶段对甘肃汉语方言的历时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在地域上不够全面;甘肃汉语方言与周边汉语方言的对比研究不足。¹²雒鹏指出甘肃汉语方言的研究,大致分为词汇的研究、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语音方面、对甘肃方言的本体研究较多三个阶段。¹³张黎指出河西走廊地区汉语方言研究在地域方面不够全面,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比较单一,主要以传统音系描写和与普通话语音的比较

8 张淑敏,林雪红,张兆勤:〈甘肃省普通话应用现状调查及已测试人群普通话水平抽样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59-62页。

9 雒鹏:〈甘肃汉语方言声韵调及其特点〉,《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20-124页。

10 张成材:〈甘肃方言特点举要一〉,《甘肃高师学报》,2005年第3期,第30-35页;张成材:〈甘肃方言特点举要二〉,《甘肃高师学报》,2007年第1期,第1-7页。

11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12 曹志坚:〈甘肃汉语方言研究综述〉,《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14-116页。

13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为主。¹⁴

本文在梳理前人对甘肃汉语方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讨论甘肃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的特点，最后对甘肃汉语方言的使用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一分析。希望本文可以完善关于甘肃汉语方言的相关研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二、甘肃汉语方言特征

本文关于甘肃汉语方言特征的考察，是基于甘肃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对比从语音、词汇、句法三个方面展开，其中语音特征根据音节的拆分情况又可分为声母的特征、韵母的特征和声调的特征三个方面。

（一）语音特征

1 声母特征

通过对比普通话与甘肃汉语方言中声母的发音差异，可以知道甘肃汉语方言声母的发音特点，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鼻音声母与边音声母分布与普通话不一致。

张淑敏，张兆勤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2003 年甘肃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不同等级应试者的测试录音进行调查发现甘肃武都，成县等地的部分应试者将普通话中的鼻音声母 n 错发成边音声母 l，也有将边音声母 l 错发成鼻音声母 n 的情况。¹⁵ 例如：将普通话中的“那（nà）”读成“là”。将普通话中的“虐（nüè）”读成“略（lüè）”。

在甘肃部分地区，如武都，成县等地，存在“n、l”混读的现象。即将普通话中声母读“n”的汉字读成声母为“l”，将普通话中声母本应读“l”的汉字读成声母为“n”。音位变体有两种类型，自由变体与条件变体。音位的自由变体指的是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几个不同的音素出现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中，它们的语音差

14 张黎：〈河西走廊汉语方言语音研究述评〉，《语言文字学术研究》，2017年第2期，第31-35页。

15 张淑敏，张兆勤：〈甘肃“地方普通话”特点剖析〉，《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7页。

异虽然改变了词的语音形式，但并不改变词的意义现象。¹⁶从音位的角度看，在甘肃汉语方言中，/n/、/l/ 是两个音位自由变体，没有语言环境的限制，可以自由替换而不影响意义，也即没有辨义作用。

第二，与普通话对比，甘肃汉语方言中存在自己特有的声母。

甘肃汉语方言中存在几个普通话中没有的声母，例如：舌面浊鼻音 η ，一般见于甘肃定西，天水等地方言中，普通话里部分齐齿呼零声母，比如 ia, iang 等，都会读作 / η ia/、/ η iang/¹⁷；在张掖等地，还有一组独特的声母：/pf/（唇齿、不送气、清、塞擦音）/pf'/（唇齿、送气、清、塞擦音），比如普通话中“shuō”（说），在张掖方言中读音音标为 /pf'uo/。¹⁸ 这些特殊的声母是造成甘肃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差异的原因之一。

第三，相较于普通话，甘肃汉语方言零声母字较少。

部分在普通话中读零声母的字，在甘肃汉语方言中，会加一个声母“n”或“ng”。比如：开口呼零声母音节安（ān），傲（ào），在临夏，庆阳等地都会加一个声母“n”，天水，武都等地则是加一个声母“ng”。¹⁹

普通话中的合口呼零声母音节的字，在甘肃汉语方言中，倾向于添加或改换成唇齿浊擦音 /v/，此外还有可能同时伴随整体音节的变化。例如：张掖地区将“饿（è）”发成“vè”，在零声母音节“è”前加了唇齿浊擦音 /v/。张掖地区将“闻（wén）”发成“véng”。“闻”在普通话中读作零声母音节，但在张掖地区方言中，在元音“u”改换成了唇齿浊擦音 /v/，此外，韵尾也由 /n/ 改换成了 /ng/。²⁰

16 周锦国，李建忠：〈音位“自由变体”和语言“经济原则”〉，《大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43页。

17 例子来源于雒鹏：〈甘肃汉语方言声韵调及其特点〉，《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21页。

18 文中出现的部分有关甘肃省张掖市方言例子来自于作者在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19 例子来源于张淑敏，张兆勤：〈甘肃“地方普通话”特点剖析〉，《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7页。

20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2 韵母特征

第一，前鼻音尾韵母、后鼻音尾韵母的分布与普通话存在差异。河西方言片地区的汉语方言中，存在将普通话中后鼻音韵尾的韵母发成前鼻音尾韵母的情况。例如：将 guàng (逛) 发成“guàn”；将 qióng (穷) 发成“qún”。²¹ 在河西方言片地区均将后鼻音韵尾 /ŋ/ 尾发为前鼻音韵尾 /n/；而普通话中的前鼻音尾韵母 rán (然) fán (凡) dàn (蛋) xián (咸) 在河西方言片地区则将为前鼻音韵尾 /n/ 发为后鼻音韵尾 /ŋ/。²²

第二，复元音韵母的唇形舌位变化与普通话差异明显

复元音韵母在发音的过程中，舌位的高低，舌位的前后，以及唇形的圆展会发生变化。甘肃汉语方言中复元音韵母的唇形舌位变化与普通话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甘肃汉语方言中存在复元音韵母唇形舌位变化不明显的情况，即舌位高低前后，唇形圆展的变化不明显。比如定西，天水等地，将韵腹舌位读得过高，整个复韵母舌位高低起伏不大，例如：/ai/ 读成 /ei/²³，/e/ 相较于 /a/，舌位较高，舌位越高则开口度越小，所以从开口度较小的 /e/ 过渡到 /i/ 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ei/ 的舌位动程，比从开口度较大的 /a/ 过渡到 /i/ 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ai/ 的舌位动程要小。

在甘肃汉语方言中，还存在将复元音韵母读作单元音，即没有唇形舌位变化的情况。将普通话中发音为 /ai/，/ao/ 的字读作 /ɛ/，如张掖地区将摔 (shuāi) 的读音读作 /fɛ/。²⁴

甘肃秦陇方言片²⁵地区将普通话中动程小的单元音韵母读作

21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22 例子来源于张淑敏，林雪红，张兆勤：〈甘肃省普通话应用现状调查及已测试人群普通话水平抽样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60页。

23 例子来源于杨德祥：〈甘肃方言的基本语音特点及其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影晌〉，《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11页。

24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25 属于秦陇片方言区的有成县、崇信县、宕昌县、敦煌市、甘谷县、合水县、华池县、华亭县、环县、徽县、泾川县、景泰县、靖远县、康县、礼县、两当县、临潭县、灵台县、陇西县、岷县、平凉市、庆阳县、武都县、武山县、西峰市、西和县、漳县、镇原县、正宁县、舟曲县、卓尼县等。——引自张淑敏，林雪红，张兆勤：〈甘肃省普通话应用现状调查及

动程较大复元音韵母的，如将 /ge/(歌) 的韵母 /e/ 读作 /uo/，将 /zhe/ 读作 /zhuo/。²⁶

第三，儿化韵分布不明显

与普通话相比，甘肃汉语方言中的儿化韵分布不那么广泛，许多在普通话中读儿化韵的汉字，在甘肃汉语方言中，要么省去儿化韵，要么将儿化韵单独读作一个音节，并且此音节不同于普通话中的“儿(ér)”。例如：普通话中的“盆儿”在甘肃省张掖市方言中，读作“盆盆儿，其中，将“儿”单独读作一个音节，黄大祥认为，张掖方言中将此类音读作舌面后高不圆唇元音韵母。²⁷再例如张掖市将“勺”读作“勺勺儿”(/pf'uopf'uo/)，其中的 /pf'/ 是甘肃汉语方言中特有的声母，是一个唇齿、送气、清、塞擦音。²⁸由此可知，有些在普通话中读儿化韵的词，在甘肃汉语方言中一般都不读儿化韵。

3 声调特征

甘肃汉语方言区的声调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调值上，根据黄伯荣，廖序东归类的《汉语方言声调对照表》总结甘肃汉语方言（以兰州方言为例）与普通话的调值区别如下：

古调类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天	平	古	老	近	放	大	急	各	六	杂
北京话 (普通话) 中的调类 和调值	阴平 55	阳平 35	上声 214			去声 51		入声分别归阴阳 上去			
兰州话中 的调类和 调值	阴平 31	阳平 53	上声 442			去声 13		归去声		归 阳 平	

(引自黄伯荣，廖序东²⁹)

已测试人群普通话水平抽样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62页。

26 例子来源于杨德祥：〈甘肃方言的基本语音特点及其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的的影响〉，《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11页。

27 黄大祥：〈甘肃张掖方言同音字汇〉，《方言》2009年第4期，第344页。

28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29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由上表可知,甘肃汉语方言声调从整体看,与普通话的主要差别在调值上,调值比较低沉,比如在普通话中的阴平调,调值为 55,甘肃汉语方言中的调值为 31,实为降调,不似普通话“高且平”的特点,普通话中的阳平调调值为 35,甘肃汉语方言中则正好相反是为降调,调值为 53。普通话中的上声在甘肃汉语方言中则是降调,没有曲折。普通话中的去声是降调,且从 5 降到 1,降幅较大,而在甘肃汉语方言中为声调,从 1 升到 3,幅度并不是很大。

综上可知,在甘肃汉语方言中,声调的变化幅度相较于普通话是比较小的。且不同调类的实际调值与普通话差别较大。

(二) 词汇特征

甘肃省是丝绸之路要道,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月氏,乌孙及后来的匈奴、吐蕃、回纥、党项和蒙古都曾在甘肃地区驻牧活动,至今仍有回族、藏族、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在甘肃聚居,其中,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³⁰多民族聚居,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吸收,反映到语言中,最明显的则是词汇。因此,甘肃方言中的词汇有其自身特点。

本文通过文献查找和作者个人收集整理的方式,共搜集到 162 个甘肃地区特色方言词汇,并将甘肃方言词汇具体的有特征整理如下:

第一,外来语及难以考证的词汇众多

由于历史的原因,甘肃汉语方言中有很多并非起源于汉语的外来词,这类词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考证其来源,明确知道是来源于哪个少数民族的词,还有一种则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它们的具体来源。

黄伯荣、廖序东根据外来词的吸收方式和构造,将其分为四类:1 音译,如休克来源于英语 shock; 2 半音译半意译或音意兼

2012 年,第 71 页。

30 张利洁、赵泽斌:《对甘肃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开发问题的思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第 107 页。

译将 romanticism 的前半部分音译为“浪漫”，后半部分意译成“主义”，合成浪漫主义；3 音译前后加注汉语语素；4 借形，例如 MTV、CT 等词。³¹ 本文按照黄廖版《现代汉语》中外来词的分类方式对收集到的甘肃特色方言词汇进行分析。

在甘肃汉语方言中，存在部分纯音译的外来词，如：

- (1) 达坂——乌尔都语，意为“山口”。
- (2) 哈喇——契丹语，原意为“黑”，现指一种穴居动物名。

这类词属于上文提到的四类外来词中的“音译词”。还有一些词，属于“音译前后加注汉语语素”这类，例如：

- (3) 祁连山——祁连：匈奴语“天山”之意
- (4) 焉支山——焉支：匈奴语“匈奴王后”之意

上述词语，均是音译外来语作为一个语素，在其基础上添加汉语语素来表达完整的词意。即：祁连 + 山、焉支 + 山。

源于匈奴语的“祁连”意为是“天山”，“焉支”意为“匈奴王后”，均是音译外来词，后面加注了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山”，这两个词不仅吸收进了甘肃汉语方言，同时也吸收进入了汉语词汇是为专有名词。

上述几个例子均是可考证具体是来源于那种民族语言的词，但还有部分词汇无法考证其来源。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曾经生活在甘肃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今或汉化或已不知所踪，其语言文字虽已失传，但却以词汇的形式在甘肃汉语方言中留下印记，虽然不能考证其具体来源，但却永久保存在甘肃汉语方言中。例如某些作为词汇单位的词缀，如“奞拉”与“巴拉”³²，以及“里奞拉”³³。“奞拉”作为词缀用在名词、形容词后，与其构成具有某种状态的人或物。例如“鬼奞拉”、“胆奞拉”。例如：

3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50页。

32 “奞拉”和“巴拉”两个例子来自于胡永晖：〈张掖方言漫谈〉，《张掖日报》，2015年11月14日第B05版，第1页。

33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5) 那个人就是个胆奞拉，净说些无聊的话，大家都不理他。

甘肃汉语方言中常用的带有词缀“奞拉”的词，均表示带有某些负面品质的人，“鬼奞拉”的意思是“一个不怀好意鬼鬼祟祟的人”。“闲奞拉”的意思是“一个闲着没什么事做的人”。“蔫奞拉”是指“一个无精打采，看着没有精气神的人”。“胆奞拉”指“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就知道做些无聊的事，说些无聊的话的人。”这些词的构词方式均是附加式构词，即由表示具体意义的“词根”与后缀“奞拉”构成，表示的意义也比较相似，均为指称指具备某些不良品质的人。

“里奞拉”作为词缀用在名词、形容词后，与其构成对人的某种状态的描述，例如“鬼里奞拉”、“闲里奞拉”。常以“~的”形式作句子中的独立语，例如：

(6) 鬼里奞拉的，一看就知道你没干好事。(鬼鬼祟祟的，一看就知道你没干好事。)

(7) 一天到晚闲里奞拉的，就不能找点事做吗？(一天到晚都很闲，就不能找点事做吗？)

“巴拉”用在表示曲直的形容词后，构成一个副词作句子状语，如“横巴拉”、“竖巴拉”，例如：

(8) 你把这个棍子竖巴拉拿上。(你把这个棍子竖着拿着。)

(9) 螃蟹横巴拉走路跌咧。(螃蟹是横着走路的。)

上文列举了甘肃汉语方言中较有特色的三个词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均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表达的意义也相对固定，“奞拉”、“里奞拉”均用于表示和形容人，“巴拉”也一般用在表示曲直的形容词后面。但“奞拉”，“里奞拉”、“巴拉”均不是汉语词缀，具体是哪个民族的语言如今已经较难考证。

除了上述词缀(词汇单位之一)，还有很多词汇是无法考证

其来源的词汇，如一些在甘肃汉语方言中常用的固定短语。³⁴如：“也不里航”（意为“我也不知道啊”）、“呶（nāo）翘”（意为“就在那儿”）。³⁵

第二，部分词汇没有对应的汉字

甘肃汉语方言中，有很多的词汇是没有对应的汉字作为书写形式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普通话中不存在与方言词汇相同的读音。例如：

（10）piǎ：动词，指说话不真实，吹牛；³⁶

可以作为动词使用，也可以与其他的语素共同构词，如：

（11）piǎ 匠（名词，指说话不靠谱，爱吹牛的人）；

（12）乱 piǎ（形容词“乱”与动词“piǎ”构成状中结构，胡说八道之意）

还有一种原因，虽然普通话中存在相同的读音，但二者所代表的含义却是“南辕北辙”，可说二者几乎不存在任何关联之处。例如：

（13）wāi 形容词，指一个人很凶，或很厉害；³⁷

句法功能同一般形容词，

（14）你咋这么 wāi？（你怎么这么厉害？）

（15）你 wāi 啥咧？（你有什么可凶的？）

34 词汇又称语汇，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或特定范围）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详见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

35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36 例子来自于胡永晖：〈张掖方言漫谈〉，《张掖日报》，2015年11月14日第B05版，第2页。

37 此例来自于孙月梅：〈张掖方言词汇的构词理据及文化内涵研究〉，《柳州师专学报》，2014年第3期，第36页。

上文列举了甘肃汉语方言中没有对应汉字的方言词汇，并总结了两类，一类是因为其读音是普通话中没有的，还有一类虽然在普通话中有相同的读音，但二者所代表的含义却不一致。

第三，口语色彩鲜明

口语色彩鲜明体现在口语化词缀使用的高频律上，例如甘肃方言中常使用前缀“头”，相当于一个名词性标记词缀，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整体构成名词，如：“吃头（意为吃的东西）”“喝头（意为喝的东西）”。而甘肃方言中常使用的后缀是“子”，例如：娘母子（妈妈）、姨娘子（姨母）。³⁸此外，还有很多的名词重叠后都加“子”。³⁹

虽然普通话中也存在词缀“子”与“头”，但相对来说，整个甘肃地区汉语方言中使用词缀“子”与“头”的比例要比普通话高一些，一虚有文：有些词在普通话中不能与“子”构成名词，而在甘肃方言中却能重叠后加“子”构成名词。如：颗颗子、毛毛子。⁴⁰可见，甘肃汉语方言中，词缀“头”、“子”使用频率相对于普通话较高。在语言表现方面，方言词汇增添了语言的生动性，对普通话词汇起到某种完善作用。⁴¹

上文通过文献查找和个人收集整理的方式，共搜集到 162 个甘肃地区特色方言词汇，并总结了甘肃汉语方言词汇的三个特点：第一，外来语及难以考证的词汇众多；第二，部分词汇没有对应的汉字；第三，口语色彩鲜明，并列举实例分析了具体原因。

（三）句法特点

方言语法调查不像语音，词汇调查那么有规律性。⁴²甘肃汉语

38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39 孙月梅：《张掖方言词汇研究》，兰州：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在该文的附录部分列举了103个带词缀“子”的名词，第66-76页。

40 一虚：〈甘肃汉语方言词法初探〉，《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44页。

41 申知彦，郑素英：〈标准汉语里进入的方言意味分析〉，《中国语文学志》2006年第22期，第299-323页。

42 朴炳春：〈汉语方言词汇，方言调查方法〉，《中国语文学论辑》2008年第53期，第75-96页。

方言中有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语法现象，其明显的区别在于动词的体貌，本文将列举几个与普通话相比甘肃汉语方言中有明显特色的时体。

1 正在进行体及持续体

表示正在进行体时，甘肃汉语方言中一般在句尾添加“着呢”、“跌咧”，“的呢”⁴³。这些词在语法功能上相当于是动态助词，表示“正在进行”之意。例如：

(16) 我吃饭跌咧。(我正在吃饭。)

(17) 伢唱歌着呢。(伢:代词,相当于“他”他正在唱歌。)

(18) 伢洗衣服的呢。(他正在洗衣服。)

“着呢”、“跌咧”、“的呢”意思相似，在上述三个例子中，三者均可以相互替换。

表示持续体时，甘肃汉语方言中不使用普通话中使用的动态助词“着”而是使用“的”，例如：

(19) 墙上挂的(读音: dī)一幅画。(墙上挂着一幅画。)

(20) 她背的(读音: dī)个漂亮的皮包。(她背着一个漂亮的包。)⁴⁴

2 完成体

在甘肃汉语方言中表示完成体之意时有一特殊情况不同于普通话。在普通话中，有两个“了”，“了1”在普通话中作为动态助词，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动作或性状的实现；“了2”作为语气词用在句尾，有成句的作用。这两个“了”在形式上没有区别，都用相同的汉字表示，例如：“这本书我读了好几天了。”第一个“了”为“了1”，动态助词，表示动作的完成，第二个“了”为“了2”，语气词，有终结句子的作用。但在甘肃汉语方言中，动态助词与语气词是由两个不同的音节表示的。上文例句如果用甘肃

43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44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汉语方言表示,则为:“这本书我读 lie 好几天 liao”。⁴⁵很明显,甘肃汉语方言中表示动态助词“了”意的词的读音为“lie”,而表示语气词“了”的读音则为“liao”,也就是说,在甘肃汉语方言中,动态助词与语气词是用不同的读音去别开来的,并非如普通话是用相同读音的汉字“了”来表示的。

3 起始体

在甘肃汉语方言中的起始体,一般以“动词/形容词+开”的形式出现,表示某种动作行为的开始,或某种状态的开始。例如:

(21) 我咋突然头疼开了。(我怎么突然开始头疼。)

(22) 这两天天凉开了。(这两天天气开始变冷了。)⁴⁶

此外,甘肃部分地区也有在动词后加“脱”表示动作行为的起始的。⁴⁷例如:

(23) 还没说几句话,两个人就打脱了。(还没说几句话,两个人就开始打架了。)

对于“动词/形容词+开”与“动词/形容词+脱”的区别,莫超认为当动作行为已经开始但不会较长时间地持续时,常使用“开”;而使用“脱”时,前面必须要有一种预设,从反面映衬动作行为开始得有些不合时宜。⁴⁸而雒鹏年认为“动词+脱”与“动词+开”的不同点在于除表示起始外,“动词+脱”还有强调动作、行为程度强烈的意义。⁴⁹如“饭吃脱了”不仅表示情况开始发生,而且是大口地“吃”。

45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46 例子来源于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进行的调查及后续整理。

47 雒鹏年:《甘肃方言几类实词中存在的一些语法现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59页。

48 莫超:《甘肃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综述》,《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9年第2期,第31页。

49 雒鹏年:《甘肃方言几类实词中存在的一些语法现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59页。

上文从进行体及持续体、完成体、起始体等时体的角度列举了甘肃汉语方言在句法方面不同于普通话的特征。

三、甘肃方言的使用现状

方言作为一种言语体系，体现了当地人各种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内涵及生活方式，其内在价值与标准语无异。方言与标准语的差异不体现在尊卑上，而体现在使用权与使用度上。⁵⁰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在学校、工作单位等日常生活环境中说普通话已成为十分普及的现象。本文调查甘肃当地方言与普通话使用现状，并预测甘肃方言的未来发展。

（一）使用现状调查对象

本文以小型数量调查，通过问卷发放的方式获取所需数据从而达到研究目的。问卷题目涉及到被调查者目前居住生活地，被调查者在学习环境、工作环境、家庭环境、日常生活环境中使用方言与普通话的情况，以及被调查者对甘肃方言的看法，具体问卷内容参见附录。

被调查者均为甘肃方言母语者，年龄在 20-35 岁之间，有大学学历或更高学历，有工作经历。之所以选择这一群体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他们均受过高等教育，现分布于中国各地以及海外，尚处于青年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获得的数据中预测甘肃方言的未来发展趋势。另外，也可以使调查数据相对集中，使调查数据更具可信度。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调查了特定群体，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将会进一步考察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甘肃方言的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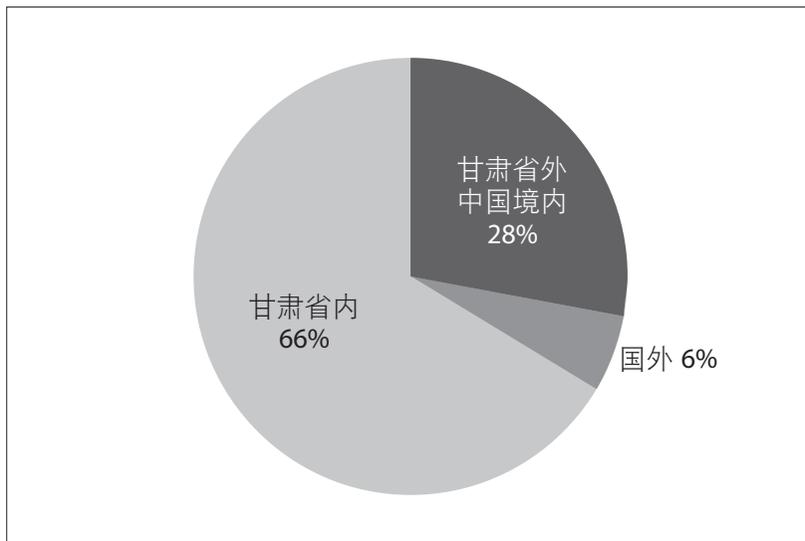
（二）使用现状调查分析

我们共发放 85 份调查问卷，获取有效问卷 85 份，回收率为 100%。通过问卷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中了解甘肃方言的使用现状。

50 殷富基：〈中国语方言相关考察〉，《湖南文化研究》，1965 年第 3 期，第 111-126 页。

对被调查者目前生活地进行统计，得出下图：

图 1：被调查者目前生活地分布表



从上图可以知道，被调查者中，生活在甘肃省内的人数是最多的，占到总人数的 66%。分布在甘肃省外中国境内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 28%，此外，还有少量（6%）的人群分布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被调查者在学校环境中使用方言与普通话的情况方面的分析可通过下表显示：

表 2：学习环境中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在学校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一直使用普通话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更多使用普通话	有时甘肃方言有时普通话
在共同讨论、学术演讲、上课等正式场合	1.18%	52.94%	5.88%	20%	20%
与同乡朋友日常交流	18.82%	25.88%	18.82%	11.76%	24.71%
与异乡朋友日常交流	2.35%	70.59%	0%	21.18%	5.88%

从上表可知，学校环境可以分为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非正式场合又包括与同乡朋友（即同为甘肃方言母语者）的交流和与异乡（即对方所掌握的方言是非甘肃省方言）的交流。

其中，在学术演讲、上课等正式场合，有超过一半（52.94%）的被调查者是一直使用普通话而从不使用甘肃方言的，另外，有20%的被调查者是更多使用普通话的。只有个别（1.18%）的被调查者是一直使用甘肃方言的。

在非正式场合下，与同乡朋友交流时，一直使用甘肃方言或更多使用甘肃方言的被调查者人数占到被调查者总数的37.64%。此外，普通话与甘肃方言掺杂在一起使用的被调查者占到被调查者总人数的24.71%。与异乡朋友交流时，从不使用甘肃方言的被调查者人数占到70%。更多使用普通话的被调查者人数也占到了21.18%。

另外，也存在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的被调查者。可见，并不是面对异乡朋友，所有的被调查者就都使用普通话的，有部分被调查者在使用普通话的同时，也会使用甘肃方言。可见，方言在其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被调查者在工作环境中使用方言与普通话的情况可通过下表显示：

表 3：工作环境中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在工作单位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一直使用普通话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更多使用普通话	有时甘肃方言有时普通话
开会、约谈等正式场合	5.88%	78.72%	3.53%	8.24%	3.53%
与同乡领导、同事私下交流	20%	35.29%	14.12%	12.94%	17.65%
与异乡领导、同事私下交流	9.41%	70.59%	5.88%	10.59%	3.53%

从上表可知，工作环境可以分为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其中非正式场合又包括与同乡领导、同事的交流和与异乡领导、同事的交流。

其中，在开会、约谈等正式场合，有超过一半（78.72%）的被

调查者是一直使用普通话而从不使用方言的，只有个别被调查者（5.88%）是一直使用方言的。

在非正式场合下，与同乡领导、同事私下交流时，一直使用甘肃方言或更多使用甘肃方言的占到 34.12%，一直使用普通话或更多使用普通话的占到 48.23%。此外，普通话与甘肃方言掺杂在一起使用的情况占到 17.65%。与异乡领导、同事私下交流时，从不使用甘肃方言的情况占到 70.59%，另外，更多使用普通话也占到了 10.59%。可见，在日常交流中，面对同乡，说方言的比例就会高一些，面对异乡同事则说普通话的比例会更高。

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使用方言与普通话的情况可通过下表显示：

表 4：日常生活环境中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一直使用普通话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更多使用普通话	有时甘肃方言有时普通话
日常生活环境中	12.94%	51.76%	4.71%	16.47%	14.12%

日常生活环境主要指在平时的生活中与陌生人的交往，比如逛街、购物、吃饭时与店员进行的交流。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68.23%）是一直使用普通话或更多使用普通话的，相对一直使用甘肃方言或更多使用甘肃方言的人数（17.65%）就没那么多了，也有一部分被调查者是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可见，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是更加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

被调查者在家庭环境中使用方言与普通话的情况方可通过下表显示：

表 5：家庭环境中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一直使用普通话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更多使用普通话	有时甘肃方言有时普通话
家庭环境中	58.82%	11.76%	10.59%	7.06%	11.76%

家庭环境主要指在家与父母，爷爷奶奶等亲属的日常交际，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69.41%）是一直使用甘肃方言或更多使用甘肃方言的，一直使用普通话或更多使用普通话的人数占到18.82%，此外，还有一部分被调查者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可见，在家庭环境下和家庭成员的交谈中，还是更倾向于使用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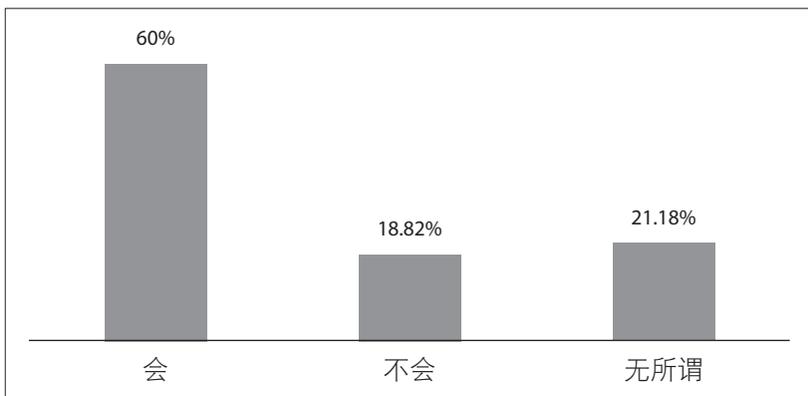
可以看出，选择说方言还是普通话是由不同的交际场合决定的。在学校单位环境的正式场合下，一直使用普通话与更多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是较高的，均占到70%以上，在学校单位环境的非正式场合中，还根据对话方是否为同乡而有区别，如果对话方是同乡，则一直使用普通话与更多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均不超过50%，如果对话方是异乡，则一直使用普通话与更多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均不低于80%。

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一直使用普通话与更多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超过了65%，可见在与陌生人的非正式场合下的交际中，还是更多人选择使用普通话。

在家庭环境中，一直使用普通话与更多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不到20%，可以知道绝大多数人均是使用方言与家庭成员进行交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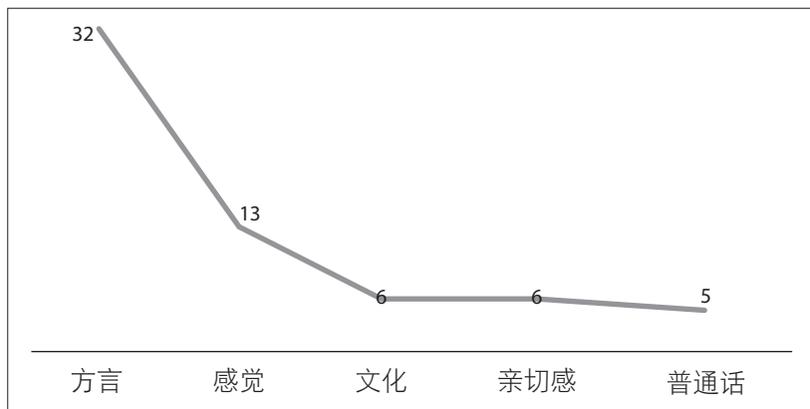
除了具体交际场景下的语言使用情况，本文还调查了甘肃方言为母语的人对自己方言的未来选择及持有的态度与看法。其中，对于“以后，你会教你的孩子说方言吗？”这一问题的具体回答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2：“以后，你会教你的孩子说方言吗？”回答情况



从上表可知, 60% 的被调查者会教自己的孩子说甘肃方言, 18.82% 的被调查者则不希望教自己的孩子说甘肃方言。另外, 有 21.18% 的被调查者对于将来是否教自己的孩子说方言这个问题持无所谓的态度。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学习甘肃方言, 由此可见, 对方言持肯定态度的人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为了了解被调查者做出上述选择的原因, 本文另设计了一道简答题目: “你喜欢说方言吗? 说方言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对方言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情感?”, 通过分析 85 份有效问卷中该题目的回答, 统计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词, 其具体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 3: 简答题答案中关键词出现次数



由图可知, 除了“方言”, 出现次数较多的关键词有“感觉”、“文化”、“亲切感”。出现频率较高的词中没有负面感情色彩的词汇, 可见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对方言是持肯定态度的。通过分析 85 位被调查者对这道题的具体回答, 统计出有 83.53% 的被调查者对方言持肯定态度, 例如有被调查者认为: “方言很有趣, 带有很多民族思想、文化、历史遗留痕迹。方言很可爱, 有利于迅速拉近关系。应该保护方言。” “有乡音就有家乡的感觉, 说方言有亲切感”。有 5.88% 的被调查对方言负面态度, 例如“不太喜欢, 没有普通话方便”。另外, 有 10.59% 的被调查者持中立态度, 如“顺其自然, 在什么场合用什么语言”、“无关喜好, 看场景需求”。

（三）使用现状调查结果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了目前甘肃方言大致的使用情况及甘肃方言母语者所持的态度。上文从学校环境、工作环境、家庭环境、日常生活环境等四个方面调查了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情况。通过分析可以知道，在平时的生活中，根据所处环境的不同，被调查者们会适时调整交谈时的语言选择。在学校与工作环境中，较为正式的情况下，被调查者倾向于较多使用普通话。在非正式的情况下，根据对话对象的不同，所选择的语言也有所不同。面对同乡的同学或同事，说普通话的比例与说方言的比例基本持平，而面对异乡的同学或同事，被调查者还是倾向于说普通话。在家庭环境中，被调查者与熟悉的亲戚交谈时更倾向于说方言，而在日常生活环境中，被调查者与不熟悉的陌生人交谈时，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

而从被调查者简答题的回答来看，有 83.53% 的被调查者对方言持肯定态度，认为方言亲切熟悉，并且涵盖了文化与当地特色，应当得到保护与传承。

四、甘肃省汉语方言的未来展望

曹志耘认为，当某种方言的“用途”越来越少，“作用”越来越小，该方言则很可能成为濒危方言。⁵¹而可能造成濒危方言的原因有语言政策、使用范围、文言对应情况。本文认为决定某一地区方言未来使用情况的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语言使用情况造成的影响，二是语言政策对方言使用情况造成的影响。内部因素又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当地方言自身的特点对其使用情况所造成的影响，二是当地人对其母语所持的态度。这些因素决定了某种方言会一直与普通话共存还是会成为即将消亡的濒危方言。

（一）外部因素

影响方言未来使用情况的外部因素有经济因素和语言政策两个

51 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第9页。

方面。

从经济方面来看，西部大开发十五年间，甘肃省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⁵² 甘肃省近几年经济发展逐步转型，处于从资源型土地经济向旅游型建设经济过渡阶段。⁵³ 目前，甘肃省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未来有较大发展空间，但甘肃省整体经济发展在中国全国范围中处于较低水平。经济方面，甘肃省并不处于优势地位，甘肃方言至少在近几年内不会成为像粤语，上海话那样的优势方言。

从语言政策来看，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对甘肃方言产生了很大影响。普通话的推广开始至 1949 年，共分为五个阶段。1986 年 1 月，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把推广普通话工作列为语言文字工作的第一项任务，为的是在 20 世纪里使普通话成为教学用语、工作用语、宣传用语、交际用语。⁵⁴ 推广普通话对各地区方言母语者的生活交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前文对甘肃方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来看，在正式的交际场合，普通话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此外，与陌生人的交际中，被调查者也是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

（二）内部因素

影响方言未来使用情况的内部因素有方言自身特点和当地人对其母语所持的态度两个方面。

前文整理总结的甘肃方言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中，最直接影响方言使用情况的特点有：第一，部分词汇没有对应的汉字。第二，口语色彩鲜明。部分词汇没有对应的汉字，就导致了文与言对应不一致的情况产生，一些通过方言表达的信息不能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下来，这将不利于正式场合下的交际。口语色彩鲜明的特点会导致方言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在正式场合下较难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正如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方言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时交流不方便，说到一些正式问题时需要用普通话”也有被调查者

52 吴艳艳：〈2000 年以来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 年第 7 期，第 45 页。

53 鲍瑜：〈甘肃省张掖市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经贸实践》，2018 年第 11 期，第 31 页。

54 于根元：〈推广普通话 60 年〉，《语言文字应用》，2009 年第 4 期，第 49 页。

认为方言“没有普通话方便”等。这些方言自身的特点将会对甘肃省方言未来的使用情况产生影响。

当地人对其母语所持的态度也是影响方言未来使用的重要因素。根据前文调查，大多数的方言母语者对方言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方言是文化的一种，应当被传承。上文也提到，针对“以后，你会教你的孩子说方言吗？”这一问题，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学习甘肃方言的，甘肃方言未来的使用人群正是本文调查的 20-35 岁青年人群及其后代。对说方言持有肯定的态度，给自己的方言给予正面的评价，以及希望后代学习方言的情感态度都将促使方言在未来更好地使用与传承。

本文分析了影响甘肃省方言未来使用情况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甘肃省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普通话的推广决定了甘肃方言未来不会成为优势方言。甘肃方言的文言不对应情况与口语色彩鲜明的特点也使方言的使用受到限制，随着社会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年轻人走出家乡走向全国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新文化与普通话甚至外语的影响下，方言的地位极有可能被动摇。但甘肃方言母语者对其所持的肯定态度，给予的正面评价及希望后代学习的情感态度却在方言保存及使用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调查中发现，居住在外省或国外的人群大多数都对甘肃方言持有肯定态度，认为方言亲切，给自己归属感。浓厚的乡土情结是中国人精神的内核，也是方言在未来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预测甘肃方言未来的发展虽会在某些正式或特定的场合下使用受到限制，但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传承下去。在传承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最终进入于根元先生提出的“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动态和谐”的阶段。⁵⁵

五、结语

本文首先梳理了关于甘肃汉语方言相关研究成果，将前人研究分为三类，分别是：甘肃汉语方言对普通话及外语掌握的影响；甘肃汉语方言语音、词汇、句法特点；甘肃汉语方言总论及研究现

55 于根元：〈推广普通话 60 年〉，《语言文字应用》，2009 年第 4 期，第 51 页。

状。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与普通话的对比，分别从语音、词汇、句法的角度总结甘肃汉语方言的语言特点。

语音方面，又从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进行分析，声母的三大特点有：鼻音声母与边音声母分布与普通话不一致；与普通话对比，甘肃汉语方言中存在自己特有的声母；相较于普通话，甘肃汉语方言零声母字较少。韵母同样具备三大特点，分别是：前鼻音尾韵母、后鼻音尾韵母的分布与普通话存在差异；复元音韵母的舌位动程与普通话差异明显；儿化韵分布不明显。甘肃汉语方言中，声调的变化幅度相较于普通话较小，且不同调类的实际调值与普通话差别较大。

词汇方面，甘肃汉语方言词汇的三个特点：外来语及难以考证的词汇众多；部分词汇没有对应的汉字；口语色彩鲜明，并列举实例分析了具体原因。

句法方面，本文主要立足于时体，从进行体及持续体、完成体、起始体等时体的角度总结了甘肃汉语方言在句法方面的特征。发现与普通话相比，甘肃汉语方言中常以一些固定格式来表达具体的时体。

然后，本文通过发放问卷，调查了在不同交际情景下普通话与方言的使用情况。发现在平时的生活中，根据所处环境的不同，被调查者们会适时调整交谈时的语言选择。在学校与工作环境中，较为正式的场合下，一直使用普通话与更多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较高。在学校与工作环境中，非正式场合下，根据对话方是否为同乡而有区别，如果对话方是同乡，说普通话的比例与说方言的比例基本持平。如果对话方是异乡，则使用普通话的情况较多。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与陌生人的非正式场合下的交际中，还是更多人选择使用普通话。在家庭环境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使用方言与家庭成员进行交际。多数被调查者对方言持肯定态度，认为方言亲切熟悉，并且涵盖了文化与当地特色，应当得到保护与传承。

最后，本文分析了决定某一地区方言未来使用情况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影响方言未来使用情况的外部因素有经济因素和语言政策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来看，甘肃方言在近几年内不会成为优势方言。从语言政策来看，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对甘肃方言产生较大影响，在正式的交际场合，普通话占主导地位。影响方言未来使用情况的内部因素有方言自身特点和当地人对其母语所持的态度两个方

面。甘肃方言的文言不对应情况与口语色彩鲜明的特点使方言的使用受到限制，但甘肃方言母语者对其所持的肯定态度，给予的正面评价及希望后代学习的情感态度却在方言保存及使用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浓厚的乡土情结是中国人精神的内核，也是方言在未来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本文预测甘肃方言未来的发展虽会在某些正式或特定的场合下使用受到限制，但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传承下去。在传承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最终进入“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动态和谐”的阶段。

附录：甘肃省方言使用情况调查

1. 你现在生活在哪里？ [单选题] *
 - 甘肃省内
 - 甘肃省外中国境内
 - 国外

2. 在学校里，你与老师，同学在共同讨论，学术演讲，上课等正式场合 [单选题] *
 -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 一直使用普通话
 -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 更多使用普通话
 - 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

3. 在学校里，你和同乡朋友日常交流时 [单选题] *
 -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 一直使用普通话
 -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 更多使用普通话
 - 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

4. 在学校里,你和异乡朋友日常交流时 [单选题]*
-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 一直使用普通话
 -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 更多使用普通话
 - 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
5. 在你生活所在地,日常逛街购物吃饭,与店员交流时 [单选题]*
-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 一直使用普通话
 -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 更多使用普通话
 - 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
6. 在工作单位,与同乡同事,领导私下交流时 [单选题]*
-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 一直使用普通话
 -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 更多使用普通话
 - 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
7. 在工作单位,与异乡领导,同事私下交流时 [单选题]*
-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 一直使用普通话
 -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 更多使用普通话
 - 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
8. 在工作单位,开会,约谈等正式场合 [单选题]*
-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 一直使用普通话
 -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 更多使用普通话
 - 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

9. 在家与父母, 爷爷奶奶, 姑姑伯伯舅舅等亲戚日常交流时 [单选题] *
- 一直使用甘肃方言
 - 一直使用普通话
 - 更多使用甘肃方言
 - 更多使用普通话
 - 有时使用甘肃方言有时使用普通话
10. 以后, 你会教你的孩子说方言吗? [单选题] *
- 会
 - 不会
 - 无所谓
11. 你喜欢说方言吗? 说方言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对方言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情? [填空题] *
-

参考文献

1. 鲍瑜: 〈甘肃省张掖市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经贸实践》, 2018 年第 11 期。
2. 曹培培: 《中国旅游地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3. 曹志坚: 〈甘肃汉语方言研究综述〉,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2 期。
4. 曹志耘: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 年第 1 期。
5. 冯绳武: 〈论甘肃历史地理的特色〉,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 年第 2 期。
6. 雒鹏: 〈甘肃方言第三人称代词〉,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7. 雒鹏: 〈甘肃汉语方言声韵调及其特点〉,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2 期。
8. 雒鹏年: 〈甘肃方言几类实词中存在的一些语法现象〉,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年第 1 期。
9. 黄大祥: 〈甘肃张掖方言同音字汇〉, 《方言》2009 年第 4 期。

10.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五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11. 胡永晖: 〈张掖方言漫谈〉, 《张掖日报》, 2015年11月14日第B05版。
12. 莫超: 〈甘肃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综述〉,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9年第2期。
13. 朴炯春: 〈汉语方言词汇, 方言调查方法〉, 《中国语文学论辑》2008年第53期。
14. 孙月梅: 〈张掖方言词汇的构词理据及文化内涵研究〉, 《柳州师专学报》, 2014年第3期。
15. 孙月梅: 《张掖方言词汇研究》, 兰州: 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年。
16. 申知彦, 郑素英: 〈标准汉语里进入的方言意味分析〉, 《中国语文学誌》2006年第22期。
17. 吴艳艳: 〈2000年以来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年第7期。
18. 杨德祥: 〈甘肃方言的基本语音特点及其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 《兰州铁道学院学报》, 2003年第5期。
19. 一虚: 〈甘肃汉语方言词法初探〉,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3期。
20. 殷富基: 〈中国语方言相关考察〉, 《湖南文化研究》, 1965年第3期。
21. 于根元: 〈推广普通话60年〉, 《语言文字应用》, 2009年第4期。
22. 张成材: 〈甘肃方言特点举要一〉, 《甘肃高师学报》, 2005年第3期。
23. 张成材: 〈甘肃方言特点举要二〉, 《甘肃高师学报》, 2007年第1期。
24. 张黎: 〈河西走廊汉语方言语音研究述评〉, 《语言文字学术研究》, 2017年第2期。
25. 张利洁、赵泽斌: 〈对甘肃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开发问题的思考〉,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5期。
26. 张淑敏、林雪红、张兆勤: 〈甘肃省普通话应用现状调查及已测试人群普通话水平抽样分析〉, 《甘肃社会科学》, 2004年第3期。
27. 张淑敏, 张兆勤: 〈甘肃“地方普通话”特点剖析〉,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中国语言地图集》, 香港: 朗文出版集团(远东), 1987年。
29. 周锦国, 李建忠: 〈音位“自由变体”和语言“经济原则”〉, 《大理学院学报》, 2007年第5期。